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

大學揭聖學之全而云然者中和位育之峻業止至善之極功孔子之集大成而陽明王公之致吾良知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何也物有本末而身為之本天子庶人皆本於脩身本亂而末治者否此知本而知之至也格物之謂也是故道濟天下吾道至尊待人而行吾身至尊故君子安身

而動身安而天下可保大人者正己而物正知所立本知所達道也故不知立本則不尊其身而遺本不知達道則不尊其道而遺末非聖學之全孔子之為賢於堯舜者也誠以立本以尊身達道以尊道何言乎格物知身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及己脩己正己利用而安其身愛人敬人信人以至保[illegible]

家國天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乎天地萬物而參
地萬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量乎天地萬物而不以
吾身依乎天地萬物植本而不遺其末知
所先後也司出必為帝者師處必為天下
後世師微旨云何曰非好為人師也格物
之實際也然非先生言之孟子曰有大有
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有王者興必來

耿瀍所以尊吾身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歸歟之歎狂狷之思不得志而脩身見於世所以尊吾道也夫身尊則道尊道尊則身尊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九二之見龍在田州其義矣謂非格物之實際乎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則掌握乎乾坤包羅乎天地俟百聖而不惑施諸

後世而無朝夕學之為大成也而錄中備之矣嗟夫學者之讀是錄也尚思先生之教務格物以致吾之知乎夫致知格物孔孟殁而微言絶矣非王公啓其秘先生揆其要而立心立命以開太平之聖學將愈久而愈晦而後之學聖人者復何所觀則乎不有所觀則而曰宇宙在我爲者妄也

静不敏聞言而未悟習事而未察師門之罪人也何足以叙先生之録乃宗順委命丞載義不可辭故摭拾所聞以弁於録首覩是録者其無以静之不學而略於先生之大成哉是為序

隆慶二年己巳歲孟秋之望門人吉永豐

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卷上

男衣　襞從補輯　孫之垣汝陞錄

門人董燧　聶靜編校

後學劉芺聶析　聶枌聶棪同校

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於至善格物

卻正是止至善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以下數句是釋格物致知

之義

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亂而末治者

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格物也故即繼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巳反巳是格物底工夫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正巳而物正也
中庸中字大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訓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是分明解出中字來於止知其所止止
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是分明解出止字來

纔着意便是私心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

見龍可得而見之謂也潛龍則不可得而見矣惟人皆可得而見故利見大人

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遺末

門人問志伊學顔先生曰我而今只說志孔子之志學孔子之學曰孔子之志與學與伊尹顔子之志

顏淵異乎同未可輕論且將孟子之言細思之終當有悟

聖人雖時乘六龍以御天然必常以見龍爲家舍

康節極稱孔子然只論得孔子玄微處至其易簡宗旨却不曾言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斂然之問孔子不答子路而答子貢以是知八佾雍徹之譏皆孔子早年事也

請討陳恒仁也不從而遂巳智也若知其必不聽討而不請亦智也然非全仁智者也仁且智所以爲孔子

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

無極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先生常誦此詩以省學者

學者但知孟子辯夷之告子有功聖門不知其辯堯舜孔子處極有功於聖門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

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

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門人問曰何謂也曰伊傅得君可謂奇遇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費氣力便不是聖人之

學便不樂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凡法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從人從爲

或言佛老得吾儒之體　一曰體用一原有吾儒之體便有　佛

老之體也

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即無極一即太極無極是無欲到極處

程子曰一刻不存非中也一義不爲非中也一物不該非中也知此可與究執中之學

不執意見方可入道

學講而後明明則誠矣若不誠只是不明

天行健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知行合一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

可以從可與幾也去而不失乎君臣之義可與有義也故女樂去幾也燔肉行存義也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係于巳不以巳依於天地萬物

論道理若只見得一邊雖不可不謂之道然非全體也譬之一樹有見根未見枝葉者有見枝葉未見花實者有見枝葉花實却未見根者須是見得一株全樹始得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孔

子學不厭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

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與鳶飛魚躍同一
活潑潑地則知性矣

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不怨勝
己者正己而已矣君子之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己亦惟正己而已矣故曰不怨天不尤
人

學者有求爲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先師嘗云

學者立得定便是堯舜文王孔子根基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關見支撑正須養徹致盛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若功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書本便沒工夫做

孔子謂二三子以我爲隱乎此隱字對見字說孔子在當時雖不仕而無行不與二三子是脩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隱則如丈人沮溺之徒絕人避世而與鳥獸同羣者是也乾初九不易乎世故曰龍德而隱九二

善世不伐故曰見龍在田觀桀溺曰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非隱而何孔子曰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非見而何
曾點童冠舞雩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二三
子之意同故喟然與之只以三子所言爲非
便是他狂處譬之曾點有家當不會出行三
子會出行却無家當孔子則又有家當又會
出行
子路只以正名爲迂所以死衛輒之難

諫者有三君有可諷不可諫者有可諫不可諷

君有可犯不可犯匪介石之貞不可與終

仕以爲祿也或至於害身仕而害身於祿也何

有仕以行道也或至於害身仕而害身於道

也何有

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不以養身者害身不以

養心者害心知此三者則知所以爲學矣

不亦說乎說心也說以心不以體

或問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曰我知天

何或之有我樂天何憂之有我同天何懼之

若訛已無過斯過矣若訛人有過斯亦過矣君

子則不欲攻己過無攻人之過若有同

也

者必告以道之可也

險淺隘之根原者伸之源也耕利交便蓋人

齊也乎處

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禮學蓋問

磨乃務則徵之云

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

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宋之周程邵學已皆到聖

然而未智也故不能巧中孔子致知格物

而止至善安身而動便智巧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仁也明道行覺亦曰自此

不好獵矣此意不失乃得滿腔子是惻隱之

心故其言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

同體

人之天人分有不同論則不必論天分

舜於瞽瞍命也舜盡其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

不謂命也

孔子之不遇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

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

故曰大人造命

問人欲道在險必隨地樂先生曰此先師當時

就處險時言之學者不知以意逆志則安於

險而失其身者有之矣

一友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

指傍斲木之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

何曾廢事

光武召子陵而與共榻中私情也非尊賢之道

子陵不能辭而直與共榻失貴貴之義也賢

者亦不如此自屢故加足帝腹子陵之過狂

奴之辱光武之失

刑所以弼教者也故不教而殺謂之虐

戒慎恐懼莫離却不睹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

戒慎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社稷民人固莫非學但以政爲學最難吾人莫

若且做學而後入政

古人定省謂使親安妥而常省察之非必問於

親而後謂之定省也文王朝於王季日三亦

只問安否於內豎而已

或問異端曰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

異者皆謂之異端

子見南子之謂中子路不悅之謂正中者自無

不正正者未必能中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
人欲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欛柄在手白沙
此數語便是宇宙在我萬化生身

未能瑩其機何必窮陳編白沙之意有在學者
須善觀之六經正好印證吾心孔子之時中
全在韋編三絕

問時乘六龍先生曰此是說聖人出處是這出
處便是這學此學既明致天下堯舜之世只

是家常事

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

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道如條一變至於道之道

視民如傷故望天下於道也見如豈若於吾

身親見之見當紂之亂故望未之見也

孔子知本故仕止久速各當其時其稱山梁雌

雉之時哉正以其色舉而翔集耳故其繫易

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安身又曰

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
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孔子
則自不暇耕稼陶漁然非與諸人者故曰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聖人治於上也見龍在田天
下文明聖人治於下也惟此二爻皆謂之大
人故在下必治在上必治
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者衆人之仁也無求生
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賢人之仁也吾未見

蹈仁而死者矣要人於仁[illegible]也

良知之體與太虛為一滌滌地當思則思思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纏繞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嘆其舉止之得時也三嗅而作是舉得其時也翔而後集是止得其時也

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必至於無父無君

有心於事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弒父與
君
子夏篤信謹守爲己切矣但不免硜硜然言必
信行必果故孔子進之曰無爲小人儒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只是致良知便
了故曰如此而已矣
孔子謂其月三年孟子謂五年七年之類要知
聖賢一世真實步步皆有成算究應毫髮不

古之時百工信度故數器不入汚池凡宮室器
用一切皆有制度百工惟信而守之莫或敢
作淫巧以取罪戾故人將越度而工不敢爲
所以人易行而禁易止也
孔子鄙繁纓之請車而不禁門人之厚葬無成
心也
將上堂聲必揚仁之用也故曰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無一事而非仁
微子之去知幾保身上也箕子之爲奴庶幾說

奴故次之比干執死諫以自決故又次之孔子以其心皆無私故同謂之仁而優劣則於記者次序見之也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天德良知也

應凡事常見俯視無足入慮者方爲超脫

觀事是學卽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夫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教子無他法但令日親君子而已涵育薫陶久

當自別

善者與之則善益長惡者容之則惡自化

君子之欲仕仁也可以仕則仕義也居仁由義

大人之義畢矣

教不倦仁也須善教乃有濟故又曰成物智也

容得天下人然後能教得天下人易曰包蒙吉

先生每論世道便謂自家有媿

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萬物係於已

故出必為帝者師處必為天下萬世師出不

爲帝者師失其下衆處不爲天下與世非師道

其末矣進不失本退不遺末止其善之道也

或問爲政莫先於講學先生曰其惟威德乎蓋僚友相下爲難而當道貴備尤重易曰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其必曰官先事信而後言可也

問節義先生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道尊而身不辱其知幾乎然則孔孟何以言成人取義曰應變之權固有之非教人家法也

問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是皆孔子言也何其說之不同邪先生曰湯武有救世之仁夷齊有[illegible]之義既皆善故並美也曰二者必何如而兩全之曰紂可伐天下不可居當時尚有微子在欲而立之退居于豐確守臣職則救世之仁有臣之義兩得之矣且使武庚不至於[illegible]夷齊不至於死此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易曰安貞之吉應地

問昔者仲由端木賜顏淵侍孔子[illegible]學仲由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則不善之端木賜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姑引之進退之而已顏淵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亦善之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不可比三子之是非何如而孔子之所以異於三子者又何如先生曰子路之謂直也子貢之謂教也顏淵之

謂德也直可加之夷狄教可行之朋友德可行之親屬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者在夷狄則用子路之直在朋友則用子貢之教在親屬則用顏子之德並行而不悖者也

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 道出處必稱孔子

伯夷之清齊莊中正有之矣然而望望然去不能容人而教之此其隘也柳下惠之和寬裕温柔有之矣然而致袒裼裸裎於我側此其不恭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所畏之又從而引導之其處己也恭其待物也恕不失己不失人故曰臨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人心惟危人心者衆人之心也衆人不知學一時忿怒相激忘其身以及其親者有矣不亦危乎道心惟微道心者學道之心也學道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幾微也

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孔子曰沽之

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待價而沽然後能格

君心之非故惟大人然後能利見大人

隱居以求其志　萬物一體之志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學之準則也便是

一以貫之孔子以前無人說忠恕孟子以後

無人識忠恕

孔子之學惟孟子知之韓退之謂孔子傳之孟

軻真是一句道着有宋諸儒只爲見孟子麄

處所以多忽略過學術宗源全在出處大節

一氣象之能示甚尊尊

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不聽則易位微子箕子殷之貴戚卿也當紂之惡不可以不諫諫之當不在於君惛之後而其去之也當不爲偸德辟難已焉可也昔陳恆弒其君孔子去魯去位之臣猶沐浴告於魯而倡大義以請討則微子箕子者當有秀行之智矣蓋三分天下文武有其二微子箕子豈不知之周家歷年仁義忠厚微子箕子又豈不知

之文武有天下三分之二則周之時勢足以
格紂淫明哀且其祖宗父子仁義忠厚可諒
其無伐殷之念而參伍之舉亦可必其協同
襄贊而行以共濟天下之難者矣況夷齊清
風亦則節素抱羞辱汚君之義以此告之安知
其不諭謀僉同而有以共安社稷之危故孟
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且不惟成
湯之祀尚可以永於無疆而箕子不至於囚
比干不至於死武王夷齊無相悖之道矣此

天下本無難事而惟學識有未盡焉

志於道立志於聖人之道也據於德據仁義禮智信五者心之德也依於仁仁者善之長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學之主腦也游於藝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

[illegible]之說正不王不禘之法也知不王不禘之說則知君臣上下名分秩然而天下之治誠如示掌之易矣

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即求而往明

也固有道不變塞焉即女子貞不字
聖人濟屯曰利艱以只是樹立朋友之義
吾儕君臣只是相與講學
知此學則出處進退各有其道有爲行道而仕
者行道而仕敬焉信焉尊焉可也有爲貧而
仕者爲貧而仕在乎盡職會計當牛羊茁壯
長而已矣
問曰辭受取與固君子守身之節不可不慎如顏
之貧孔子例不必助之先生曰重於情則

累於道君子之與受視諸道而已故曰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

人心惟危伊川賢者猶因東坡門人一言遂各成黨況其下者乎學者須在微處用功顏子不遠復乃道心也

有疑先生安身之說者問焉曰戊齊雖不安其身然而安其心矣先生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

身又不安其心斯其爲下矣
堯舜禹相傳授受曰允執厥中此便是百王相
承之統仲尼祖述者此也宰我曰以予觀於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
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
子也孟子亦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是皆厚誣天下者哉蓋堯舜之治天下以德
感人者也故民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故有此
位乃有此治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仁也只是學不厭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堯舜事業比至簡至易之道視天下如家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孔子爲獨盛也先師嘗有精金之喻予以爲孔子是顆丹可以點瓦石成金無盡藏者

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先生呼之即起而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心乎

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明傳不復用矣

道既明經何足用哉經傳之間即證吾心而已矣

陽明先生詩曰羨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芰荷衣先生曰羨殺山中沂浴伴千金難買綦春衣

易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先生曰初多休六多厲

六陽從地起故經世之業莫先於講學以興起人才茲於以淑世育萬物不襲時俗者也

也斯而乘馬班如者良有以也君相之明求

之而往明也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相須耳此

孝子出處之節也

誠意忠恕強恕致曲此皆是立本功夫

知安身而不知行道知行道而不知安身俱失

一偏故居仁由義人人之事備矣

自成自道自暴自棄

令人只為自幼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夾帶

病根終身無出頭處

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陷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眞樂直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

學者不見眞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問傲慢下之慢而不能受上之陵其病安在先生曰總只是一箇傲容下之慢視以爲不足與孩提赤子只知愛人敬人

有[illegible]卻徵[illegible]先生曰學[illegible]

明師也得深省

學者有積疑見先生多不問而解

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求

吾身不方

天性之體本自活潑鳶飛魚躍便是此體

一友論及朋友之失先生曰爾過矣何不取法

君子見不賢而自省之不暇那有許多工夫

去較量人過矣

不直斥朋友之失而以仁事動其機亦是成物

之智處

仁者安處於仁而不爲物所動智者順利乎智而不爲物所陷仁且智君子所以隨約樂而善道矣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一時具在便是立志用工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忠

天下有道以道狥身天下無道以身狥道未聞

以道狥人者也以道狥人妾婦之道也先生

常誦此教學者以立本

或問處人倫之變如何子曰處變而不失其常

善處變者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

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此常道也故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變亦處變矣

豈亦嘗不以其常已然或問也此處變而不

失其常也

先生問門人曰孔子與點之意何如對曰點得

狂龍之[illegible]故與之也曰何以爲狂
行不掩言也曰非也將見吾道之
二子者亦之來此所以爲狂也
門人問先生云出則爲帝者師然則
人臣者矣曰不然非此之謂也學
學爲師也學爲長也學爲君也帝
道而吾道傳於帝是爲帝者師也
公卿大夫是爲公卿大夫師也不
衒下以求售則爲人役是在吾

也曰以其
天而略於
天下無爲
爲者所以
者尊信吾
吾道傳於
待其敬信
者不能已

爲一王者矣其道何由而得行哉道既不行
雖出徒出也若爲祿仕則乘田委吏牛羊茁
壯會計當盡其職而已矣道在其中而非所
以行道也不爲祿仕則莫之爲矣故吾人必
須講明此學實有諸己大本達道洞然無疑
有此欛柄在手隨時隨處無入而非行道矣
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使天下
明此學則天下治矣是故出不爲帝者師是
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處不爲天

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則道此末矣皆非也皆小成也故本末一貫合內外之道也

復初說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其心而已矣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誠則無事矣故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是學至聖人只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知不善之動者良知也知

心之良而復之乃所謂致良知以復其初也

東廓子捷成書院因名曰復初故述之以此

安定書院講學別言

通書曰何爲天下善曰師師者立乎中善乎同類者也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非天下之至善其孰能與於此哉昔宋安定胡先生泰州人也有志於學一鄉崇之爲一世師況天下之至善乎今豫章瑤湖王先生予同門友也學於陽明先生遵良知精一

之傳衆守是邦以興起斯文為己任擁安定書院召致近之士居而教之是一時之盛舉也予君安豐以此百里許亦承其召而往學焉予謂道在天地間實無古今之異自古惟有志者得聞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餘何足言哉嗟夫有志之士何代無之若非名師良友孰能於前誘掖獎勸抑其過引其不及以至於中其不至於半塗而廢行不著習不察流於異端枝葉者鮮矣[illegible]此之謂也今[illegible]劉生

[illegible]瑤[illegible]北上予亦歸省東行時諸友相[illegible][illegible]人難期故書此以為後日之記云

明哲保身論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人皆有之聖人與我同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人不惡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如寶

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能敬身則不敢慢人不慢人則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則吾身保矣此仁也萬物一體之道也以之齊家則能愛一家矣能愛一家則一家者必愛我矣一家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矣以之治國則能愛一國矣能愛一國則一國者必愛我矣一國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矣以之平天下則能愛天下矣能愛天下則天下

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莫不尊親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矣此仁也一貫之道也至誠不息也所謂止至善也人之所以不能者謂氣稟物欲之偏氣稟物欲之偏所以與聖人異也與聖人異然後有學也學之如何明哲保身而已矣知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便利己害人人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此自私之輩不知本末一貫者也若夫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

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君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此忘本逐末之徒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君子之學以己度人己之所欲則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惡則知人之所惡故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必至於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後已此恕也所謂致曲也忠恕之道也故孔子曰敬身爲大孟子曰守身爲大曾子啓手啓足皆此意也古今之嘱臨別者必曰保重保重謂

保身也有保身之言而不告以保身之道是與人求忠者也吾與璱湖子相別而告之以此者非璱湖子不知此而告之欲璱湖子告之於天下後世之相別者也是爲別言

勉仁方寄懷示諸生

予幸辱諸友相愛彼此切磋砥礪相勉於仁惟恐其不能盡心以攻過失[illegible]相關故也然而不知用力之方則有不自攻其過而惟攻人之過以故友朋往往日見其疵也是以愛人之道而

反己愍於人者不知反躬自責故也予將有以論之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外內之道也于此觀之不愛人不仁可知矣不信人不信可知矣故愛人者人恒愛之信人者人恒信之此感應之道也于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不信可知矣君子為己之學自修之不暇奚暇責人哉自修而仁矣自修而信矣其有不愛我信我者是在我者行之猶未深處一有未

耳又何病焉故君子反求諸其身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以至於顛丁之犯而不校者必如此之用功也然則予之用功其當以顏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抑不當以顏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物不獲其所卽已之不獲其所也[illegible]使獲所而後已是故今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萬物育此予之志也故朋之來也予日樂之其未來也予日望之此予之心也今朋友自遠方而來者豈徒然哉

必有以也譬夫離父母別妻子置家業不遠千里而來者其志則大矣其必有深望於子者也子敢不盡其心以孤其所望乎是在我者必有所責任矣朋之來也而必欲其成就是子之本心也而欲其速成則不達焉必也使之明此良知之學簡易快樂優游厭飫日就月將自致自化而後已故君子之道以人治人改而止其有未改吾寧止之乎若夫講說之不明是已之責也引導之不時亦已之責也見人有過而不能

發見已之過也能容其過而不能使之改正亦
已之過也欲物正而不先正已者非人人之學
也故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
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
措之宜也是故君子學不厭而教不倦者如斯
而已矣觀其汲汲皇皇周流天下其仁可知矣
文王小心翼翼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其仁
可知矣堯舜兢兢業業允執厥中以四海困窮
爲已責其仁可知矣夫堯舜文王孔子之學

異同可知矣其位分雖有上下之殊然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則一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吾儕其勉之乎吾儕其勉之乎然則予之用功其當以堯舜文王孔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抑不當以堯舜文王孔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噫我知之矣而今而後予當自仁矣予當自信矣當自仁而仁於諸友矣予當自信而信於諸友矣然則予敢不自用功而自棄而棄於諸友乎可知諸友之相怨

肯不自用功而自棄而棄之乎故知此勉仁之方者則必能反求諸其身能反求諸其身而不至於相親相信者未之有也

天理良知說

或問天理良知之學同乎曰同有異乎曰無異何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惟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以爲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也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

知為不知是知也入大廟每事問是天理也惟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入太廟每事問惟其入太廟每事問便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曰致曰體認知天理也否則日用不知矣曰以子之言天理良知之學同而無疑矣人又以為異者何哉曰學本無異以人之所見者各自以為異耳如一人有名焉有字焉有知其名而不知其字者則執其名為是而以稱字者為非也有知其字而不知其名者則執其字

人而以稱名者爲非也是各以己之所見者
聖人以人之所見者爲非也既知人矣又知然
天人知宗孝君既以己之所見者爲是又知人
之所見者亦爲是也夫然後洞然無疑矣

答問補遺 計二十一則

子謂諸生曰惟大學乃孔門經理萬世的一部完書吃緊處惟在止至善及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未有定論矣某近理會得却不用增一字解釋本義只足驗之中庸論孟周易洞然脗合孔子精神命脉具此矣諸賢就中會得便知孔子大成學

諸生問止至善之旨子曰明明德以立體親民以達用體用一致陽明先師辨之悉矣此堯

舜之道也更有甚不明但謂至善爲心之本體却與明德無別恐非本旨明德即言心之本體矣三揭在字自與省得分明孔子精蘊立極獨發安身之義正在此堯舜執中之傳以至孔子無非明明德親民之學獨未知安身一義乃未有能止至善者故孔子說透此道理却於明明德親民中立起一箇極來故又說箇在止於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也大

人之學也是故身也者天地萬物之本也天地萬物末也知身之爲本是以明明德而親民也身未安本不立也本亂而末治者否也本末亂治末愈亂也故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如此而學如此而爲大人也不知安身則明明德親民却不曾立得天下國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斡旋造化立教如此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諸生問曰夫子謂止至善爲安身則亦何所據

乎子曰以經而知安身之爲止至善也大學說餙止至善便只在止至善上發揮知止知安身也定靜安慮得安身而止至善也物有本末故物物而後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知至知止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一節乃是釋格物致知之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謂格絜度也絜度於本末之間而知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

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後文引詩釋止至善曰緡蠻黃鳥止于丘隅知所以安身也孔子嘆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要在知安身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安身又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同一旨也

諸生問格字之義子曰格如格式之格即後絜

矩之謂吾身是箇矩天下國家是箇方絜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對上下前後左右是物絜矩是格也其不亂而未治者否矣一句便見絜度格字之義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齊安身以安國而國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illegible]以身而天下[illegible]

便去幹天下國家事是之謂失本也就此失
脚將或烹身割股餓死經溝以爲是矣
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
大學首言格物致知說破學問大機括然後下
手工夫不差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由此而措之耳此孔門家法也
知本知止也如是而不求于末定也如是而天
地萬物不能撓已靜也如是而首出庶物至
尊至貴安也如是而知幾先見精義入神仕

止久速變通趨時慮也如是而身安如緡蠻黃鳥止於丘隅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無不得所止矣止至善也

問反巳格物否子曰物格知至知本也誠意正心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貫是故愛人治人禮人也格物也不親不治不答是謂行有不得於心然後反巳也格物然後知反巳反巳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巳而巳矣反其仁治敬正己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正巳而

本立也然後身安也
知明明德而不知親民遺末也非萬物一體之
德也知明德親民而不知安身失本也其本
亂而末治者不矣亦莫之能親民也知安身
而不知明明德親民亦非所謂立本也
子謂諸生曰大學謂齊家在修其身修身在正
其心何不言正心在誠其意惟曰所謂誠其
意者不曰誠意在致其知而曰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

正此等處諸賢曾一一理會否也對曰不知也
請問焉子曰此亦是喫緊去處先儒皆不曾
細看夫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言國治了
而天下之儀形在是矣所謂治國在齊其家
者家齊了而國之儀形在是矣所謂齊家在
修其身身修在正其心者皆然也至於正心
却不在誠意誠意不在故知誠意而後可以
正心知至而後可以誠意夫戒慎恐懼誠意
也然心之本體原着不得纖毫意思的纔着

意思便有所恐懼便是助長如何謂之正心是誠意工夫猶未妥貼必須掃蕩清寧無意無必不忘不助是他真體存存纔是正心然則正心固不在誠意內亦不在誠意外若要誠意却先須知得箇本在吾身然後不做差了又不是致知了便是誠意須物格知至而後好去誠意則誠意固不在致知內亦不在致知外故不曰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是誠意毋自欺之說只是

實只從[illegible]在我身上做工夫不可便謂毋自欺爲致知與誠意皆不先誠其意就去正心則正心又着空了不先致知就去誠意則誠意又做差了既能誠意不去正心則誠意又却助了却不可以誠意爲正心以致知爲誠意故須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有意誠工夫意誠而後有正心工夫所謂正心不在誠意誠意不在致知者如此也悟此大學微言諸生謝曰此千載未明之學幸蒙指示今日

知所以爲學矣

又謂朱純甫曰學問須知有箇欄杆然後用工不差本末原拔不開凡於天下事必先要知本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是吾身也立本也明德止至善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是所以安人安天下也不遺末也親民止至善也此孔子學問精微奧領處前此未有能知之者故語賜曰非爾所及也

大學工夫惟在誠意故誠意章前後引詩道極

詩備文王緝熙敬止爲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以至沒世不忘止至善也衛武公學問自修恂慄威儀以至民不能忘止至善也乎竟皆做到至善未曾說得至善訣竅所謂盛德至善者也孔子个个做來止至善便是樞柄在乎更不令滲漏故曰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謂知本文王則不免崇侯虎之譖而失身羑里也

程宗錫問此之謂自慊訓作自慊何如子曰此

正身、物格知至說來既知吾身是箇本只是毋自欺真真實實在自己身上用工夫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略無纖毫假借自是自滿之心是謂自慊即中庸敦厚以崇禮也謙者無不慊慊者未必能謙也然工夫只在慎獨而已故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如此而慎獨則心廣體胖身安也

子謂周季翰曰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止於信若不先曉得箇安身則止於孝烹身

割股有之矣止於敬者饑必結縷有之矣必得孔子說破此機括始有下落纔能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故大學先引緡蠻詩在前然後引文王詩敬誠意工夫纔得完全無滲漏

子謂徐子直曰何謂至善曰至善即性善曰性即道乎曰然曰道與身何尊身與道何異曰一也曰今子之身能尊乎否歟子直避席請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子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

尊道不尊身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

注須道立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必不以道殉乎人使有王者作必來取法致敬盡禮學焉而後臣之然後言有討從不動而王如武不可則去仕止久速精義入神見機而作不俟終日避世避地避言避色如神龍變化莫之能測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又曰求而往明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見險而能知止

矣哉又曰君子之專修其身而天下平若以
道從人姦嬌之道也已不能尊信又豈能使
彼尊信哉及君有道鄰從而諫或不然便至
于辱且危故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
取之也子直拜而謝曰識哉慚于夫子之教
中庸先言愼獨中和說盡性學則然後言大本
致中和教人以出處進退之大義也
惟皇上帝降中于民本無不同鳶飛魚躍此中
也譬之江淮河漢此水也萬紫千紅此春也

[illegible][illegible]此中無思也無爲也無意必毋固我無將迎無內外也何邪思何妄念惟百姓節用而不知故曰君子存之庶民去之學也者學以修此中也戒愼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乃爲修之之道故曰合着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先知中的本體然後好修的工夫

王子敬問莊敬持養工夫子曰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識得此理則見見成成自自在在卽此不失便是莊敬卽此常存便

是持養其不須防險不識此理莊敬未免若
意纔若意便是私心
劉君錫問嘗恐失却本體即是戒慎恐懼否子
曰只道失到那裏去
子謂子敬問近日工夫何如對曰善念動則充
之惡念動則去之問善念不動惡念不動又
何如不能對子曰此却是中却是性戒慎恐
懼此而已矣是謂顧諟天之明命立則見
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皆此中則發

念動自知忘念動自知善念自克忘念自去
如此慎獨便可知立大本知立大本然後內
不失已外不失人更無滲漏使人人皆如此
用功便是致中和便是位天地育萬物事業
子謂諸生曰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
之性清固水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此語未
瑩恐悞後學孟子只說性善蓋善固性也惡
非性也氣質也變其氣質則性善矣清固水
也濁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則水清矣故

言學不言氣質以學能變化氣質而效[illegible]
得盡渣滓使渾化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
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此語亦要善看謂氣質雜性故
曰氣質之性
董子某問先生嘗曰出必爲帝者師處必爲天
下萬世師　程先生好爲人師何如先生曰
子未學禮乎董子曰亦嘗學之矣先生曰子
未知學爲人師之道乎董子曰願聞教之先

生曰禮不云乎學也者學爲人師也學宗選以爲人師皆有道也故必修身爲本然後師道立而善人多矣如身在一家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家之法是爲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國之法是爲一國之師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爲天下之法是爲天下之師矣故出必爲帝者師言必尊信吾修身立本之學足以起人君之敬信來王者之取法矣然後道可傳亦可行矣庶幾乎

一已立後自配之得天地萬物而非牽以相從者也斯出不遺本矣處必爲天下萬世師言必與吾人講明修身立本之學使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夫然後立必俱立達必俱達庶幾乎修身見世而非獨善其身者也斯處不遺末矣孔孟之學正如此故其出也以道殉身而不以身殉道其處也學不厭而教不倦本末一貫夫是謂明德親民止至善矣

問補遺畢

王道論 一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書曰刑期於無刑此王道也夫所謂王道者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天理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人欲者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不恤造言亂民是也有天理則人欲自遏天理必見是故堯舜在位比屋可封周公秉政刑措不用是其驗也蓋刑因惡而用惡因無教養而生苟養之有道教

之有方則衣食足而禮義興民自無惡矣刑將安施乎然養之之道不外乎務本節用而已古者田有定制民有定業均節不忒而上下有經故民志一而風俗淳衆皆歸養而冗食游民無所容于世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衆多制用無節而風俗奢靡所謂一人耕之十人從而食之一人蠶之百人從而衣之欲民之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身而欲民之不爲非亦不可得也今欲民得其養在去

虛糜無益之費而制用有經重本抑末使巧詐游民各皆本本如此則生者衆而食者寡爲之疾而用之舒而財用無不足矣其三代貢助徹之法後世均田限田之議口分世業之制必俟人心和洽方可斟酌行之師其意而不泥其迹行之有漸則通變得宜民皆安之而不見其擾矣所謂人心和洽又在教之有方而教之有方唐虞三代備矣昔者堯舜在上憂民之逸居無教而近于禽獸也

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是故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先德行而後文藝明倫之敎也又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以聯屬之使之相親相葬相救相勸以同歸於善故凡民之有德行才藝必見於人倫日用之間而一鄉之人無不知者及其鄉舉里選之時比以告閭胥

皆審觀以告州州以告鄉而鄉大夫興以所舉者以為是而不復考其德行才藝盛以談賢之禮過之不若後世之猜忌防閑也鄉大夫舉於司徒司徒薦以天子天子拜而受之登於天府使司馬論才而授任是故在上者專以德行舉士在下者專以德行取士父兄以德行教之子弟以德行學之師保以德行勉之鄉人以德行榮之是上下皆趨於德行躬行實踐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

間不蔽骨心於功名富貴之末而功名富貴自在其中矣故在上者專取天下之賢以爲輔相不欲遺天下之賢是與天下之人爲善也在下者專舉天下之賢以爲己功不敢蔽天下之賢是勸天下之人爲善也精神命脉上下流通日新月盛以至愚夫愚婦皆知所以爲學而不至於人人君子比屋可封未之有也後世以來非不知道德仁義爲美亦非不知道德仁義爲教而所以取士者不專以

道德仁義而先於文藝之末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在上者以文藝取士在下者以文藝舉士父兄以文藝教之子弟以文藝學之師保以文藝勉之鄉人以文藝榮之而上下皆趨于文藝矣故當時之士自幼至老汨溺于辭華汨沒于記誦無晝無夜專以文藝爲務蓋不如此則不足以應朝廷之選而登天子之堂以榮父母以建功業光祖宗而蔭子孫矣方其中式之時雖用文藝見售

走亦往知欲徼故學於之外雖王官臨都府郡之賢士大夫一縣之文獻之是與爲而莫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學矣而況於窮鄉下邑愚夫愚婦又安知所以爲學哉所以飽食暖衣逸居無教而近于禽獸以至傷風敗俗輕生滅倫賊君棄父無所不至而自犯于刑誅大不勝其誅刑之無日而已豈非古所謂不教而殺之罔民者哉嗚呼言至于此可不痛心疾首而痛之惟在兩儒之官選天下之

道德仁義之士以為學校之師其教之也必
先德行而後文藝慶月書季考之繁復飲射
讀法之制取之之法科貢之典
祖宗成制雖不可廢當於科貢之外別設一科
與科貢並行如漢之賢良方正孝廉我
太祖人才之類不拘成數務得真才其賓興之
典常重于科貢果有真才而位列亦出進士
之右其科貢之中苟文優而行劣者必
黜行優而文雖劣者亦在所取精神意思[illegible]

以德行爲主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德行爲重六藝爲輕如此則士皆爭自刮磨砥礪以趨于道德仁義之域而民興可行矣夫養之有道而民生遂敎之有方而民行興率此道也以往而悠久不變則仁漸義磨淪膚浹髓道德可一風俗可同刑措不用而三代之治可幾矣然非天子公卿講學明理躬行於上以倡率之則徒法不能以自行而卒亦不可致矣苟不知從事於此而惟末流是務則因循

就簡補弊救偏雖不無一時驩虞之效隨世以就功名終歸於苟焉而已非王道之大也

又曰為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依人心簡易之理因祖宗正大之規參陰陽自然之勢以天下治天下斯沛然矣

上卷終